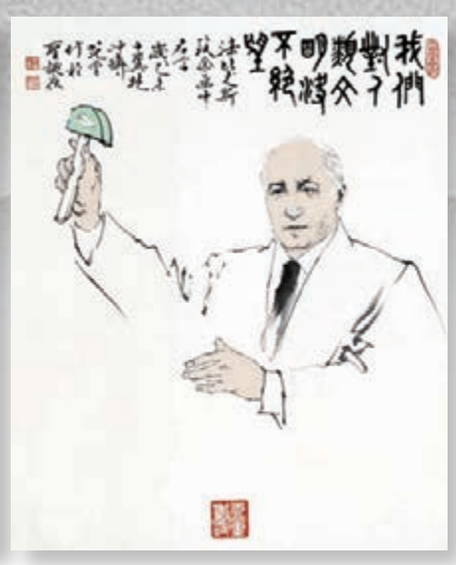
■《羅丹與加萊義民》

■《米開朗基羅像》


■《法比尤斯像》

范曾致力中國文化走出去
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

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、是民族的血脈，亦是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基礎，而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，中華文化「走出去」成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舉措之一。對此，范曾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引古論今稱，孕育了東方文明的中國文化必將以上古哲學自然古典為底蘊、以詩詞歌賦語言之美為特色、以意合神侔混沌朦朧為境界、以包容豁達靈智思維為姿態，融入世界、豐富人類文明。在明萬曆年間「西學東漸」浪潮中，范曾的祖先曾是堅守東方文明的詩人衛士；在中國文化以軟實力之姿走出國門的今天，他更是願盡匹夫之力、成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橋樑紐帶。他堅信，只有民族的，才是世界的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秦占國、朱燁 北京報道

「中國毫無疑問是世界文明古國，而她的古老不僅限於時間，更關乎她所流傳下來的思想精神對人類文化史的豐富作用，」他說，「如果講，中國從上古時期即對東方文化具有深遠影響，今天我們更加面臨着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無旁貸之責。」記者看到，已78歲高齡的范老先生仍雙目炯炯、鬢髮一絲不苟，談笑間恬淡沖融，卻又不失激越豪邁之情。對中國文化如何能在守成基礎上騰飛的問題，他則認為，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了很好的榜樣，「用中國人思維的靈智之果行錦繡文章，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中，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和承擔責任的大國態度。」

堅守理想 提高「三養」

對習近平指出的「文藝工作者要自覺堅守藝術理想，不斷提高學養、涵養、修養」，范曾發表觀點稱，學養必須靠大量讀書，吸收古今中外優秀典籍中的精華方可；而涵養則關乎在學養之上塑造的、更加內在的品格；修養更是需要靜心養性、放下浮名之擾。然「三養」講之容易，做着實難。「這絕非一朝一夕可達到的，」他稱，「習主席年輕時飽經人間苦難，可他從來沒有放棄中國文化，甚至在最艱苦的時候，為了讀書可以步行幾十里去借書來讀，所以習主席講話中總是旁徵博引、經史子集。」為讓更多人欣賞到中國語言的詩性之美、感受到習近平主席用典的深意，范曾還特地將《習近平用典》一書中的典故均用四字短語進行了再創造，「辭約而旨豐，事近而喻遠」。

弘揚傳統 融合創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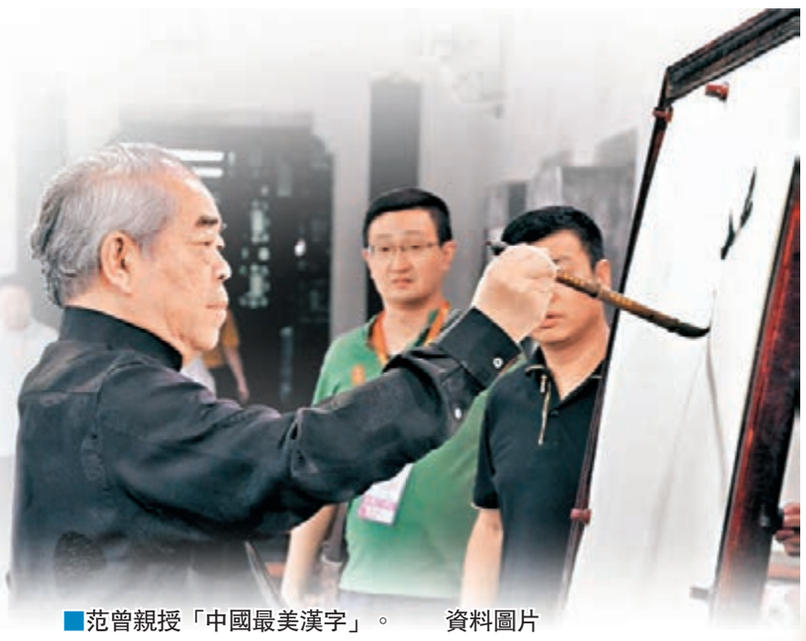
新時代中華民族文化能否以軟實力之姿走向國際，是否能以「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」的創新融合勢態感染世界，他以為，每個文化部門都應該盡其所能，每個文藝工作者都應克盡己任。而他的夢想，即是扮演好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，為弘揚中華文化貢獻餘生。

今年6月30日，范曾受意大利總統府邀請，赴羅馬參加了為期3個月的個人畫展發佈會，並從總統馬塔雷手中接過了「意大利共和國大將軍勳章」。他稱，能夠讓西方人讀懂中國故事、理解中華藝術、認可中國文化，是一件「美妙的事情」。意大利總統文化顧問Louis Godart評價其展出的米開朗基羅像道，「完全以中國畫畫風展現出歐洲人的面孔，特別是鑽石般的眼睛處理得更是得當，相信一定會讓所有參觀者大開眼界。」

其實早在5年前，范曾已經獲得過由法國總統薩科齊親自頒發的「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」，以彰其在中法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貢獻。他表示，自己從未追逐過西方的藝術形式，也並非靠模仿西方經典之作拿到勳章，而是堅持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、佐以西方藝術精華，「我始終堅信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」

哲學思維 貼近自然

說起民族，他指出，一個民族生存的最根本基礎在於如何思維，而思維方法追溯至終極還是哲學問題。「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伯特蘭· 羅素曾說，未來人類最困惑的時候，會把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；英國的大歷史學家湯恩比也說過，倘轉世必須變成人，他願意變成中國人，」他說，「這讓我非常感動，也很自豪，更要深思，為何西方的大哲都能夠面向東方、推崇中國哲學思維？」他稱，中國哲學最早可上溯至近4,000年前的《連山》、3,600年前的《歸藏》，然後才到周代《易經》。在漫長的歲月中，從《連山》的「陰陽二元說」到老子的「有無相生說」再到傳孔子《十翼》的「天垂象，聖人象之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」，中國思維越來越貼近自然本面。他提到，羅素的學生、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曾說，科學的進步已經使哲學家無事可做，但回頭看中國，哲學家卻從未感到過無事可做，甚至從未對此產生過困惑。「中國哲學的主要依據是經驗、感悟、歸納；而西方哲學更重視實驗、邏輯和演繹，」他評價稱，「兩大哲學體系雖各有優點，但西方的哲學方法未來是否會像中國哲學那樣，經得住歷久不衰的考驗，尚不敢言。」


■范曾親授「中國最美漢字」。 資料圖片

■范曾稱願做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之橋樑。 本報北京傳真

倡回歸古典 以「無知」爲美

小資料

范曾，字十翼，別署抱沖齋主，1938年生於江蘇南通，中國書畫大師、著名國學家、詩人，提倡「回歸古典、回歸自然」，開創「新古典主義」藝術先河。現爲北京大學講席教授、中國畫法研究院院長，英國格拉斯哥大學、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名譽文學博士等。

他是北宋政治家、文學家范仲淹的後人，追溯至明萬曆年間范氏家族共有13代詩人、近萬首詩詞流傳；他被譽爲國學大師、書畫巨匠、當代大儒，卻仍以「無知」爲美；他的畫作價逾千萬、被故宮博物館永久收藏，亦被法國吉美博物館及羅丹博物館收藏，卻從不張揚恣意。他飽經蜚短流長仍屹立不倒，頗受爭議之苦卻愈見逸氣飛揚。季羨林認爲除畫家之外，他還是一個國學家、思想家；楊振寧讚許他爲當代大師、當代大書法家、當代大畫家；法國總統薩科齊授予他「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」；意大利總統塞爾焦·馬塔雷亦授予其「意大利共和國大將軍勳章」。

在諸多名譽光環下，他的願望卻只是成爲一個愛思考、愛中國和西方古典文明的、不斷進取的畫家，在中國文化作爲軟實力走出去的過程中擔以橋樑身份，在中國青年藝術家成長過程中委以點撥之責。

中文重表意 崇尚朦朧美

范曾認為，中國語言最大的特點，是其語言本身的駢儷之美與四聲之美，實屬世界獨有。提起語言的獨特美感，他略略有些激動，向記者的方向傾斜了身子，信手拈來駢文名篇、唐代王勃的《滕王閣序》做例。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；星分翼軫，地接衡廬，」他說，「開頭便是工整嚴謹的對仗，以『南昌』對『洪都』，以『故郡』對『新府』，全文將『駢四乞儷六』與四聲的平仄押韻運用得巧妙至極，讀來欲罷不能，美不勝收。」

駢儷之美 源於天地

在其擔任聯合國多元文化特別顧問時，他曾了解到世界目前有6,000多種語言，其中99%都重在「表音」，而中國語言卻是「表意」。范曾引用之前與法蘭西學士院院長「語言之美」的對話稱，與西方語言不同，中國的駢儷文來源於天地大美，是哲學的陰陽二元說，亦是本然自在的——對稱與對稱破缺；與西方語言的清晰性不同，中國語言追逐的是宇宙本體的混沌之美。他指出，不完全對稱，是太極圖最奇妙的思維聖果，而最妙不可言的是，中國人以絕頂的聰慧，使語言在這圖像的籠罩下走上了一條卓絕的美妙境域。他續指，以詩詞為例，「大道」中依然藏着對稱的缺漏，這種朦朧性直接聯通到宇宙本體，具有暗示性和啟迪性，「也因此，中國的詩人、藝術家和哲人，很難完全劃清界限。」

網絡語言 欠缺溫度

在與法蘭西學士院院長德布羅依對話時，雙方都表達了對年輕一代的憂慮。范曾對記者表示，法國與中國年輕人一樣，越來越推崇網絡語言，願讀古典名著者罕之。對此，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擔憂，「我不反對網絡，但若長此以往，網絡代替了人類的靈智，對人類進步而言，將是很危險的因素。」已經耄耋之年的范曾背誦起自己從小到大熟記的古籍名句、詩詞典故，仍是出口成章、流暢無礙。范曾先生稱，一直以來自己都堅持最原始的辦法看書、背書，古今中外的書籍但凡經典都嗜之若渴，「這些學問經過幾十年的沉澱，在內心深處經過了化學物理的生理學變化，是實實在在、有溫度的東西。而網絡帶來的快餐文化，年輕人被其惰化，久而久之再開口，必然支離無邏輯、且不生動不優美。」他誠心建言道，人類要發展、有更美好的未來，除去古典主義的精華和宇宙本體無私的給予外，沒有其他來源。

■法國總統薩科齊在巴黎愛麗舍宮向中國著名書畫家范曾（右）授勳。 資料圖片

建言青年：磨練基本功 累積成風格

目前仍在任教的范曾，在培育學生上也有着獨特而嚴格的要求。他的學生必須在正式開課前半小時到校，端坐於座位之上，若有遲到者，定不能入內；他的學生必須有系統的讀書計劃，要在讀經典的同時做筆記、寫批注，反覆溫故而知新；他的學生需要集中全副精力心無旁騖地作畫寫字；他的學生還需要堅守民族文化傳統，懷國家大義、借西方精華、攜錦繡藝術，將中國文化帶向世界舞台。

分秒必爭 提升思想

他從不認同藝術界一度流行的「思維重於技術」之言論，「年輕畫者必須不厭其煩地進行基本功訓練，可能十分枯索無味，但此過程十分必要，非僅靠思維能夠填補。」從明朝至今，450年間范家共有13代詩人，均有詩集流傳，但即使是這樣的家學背景，現今被稱為「國學泰斗」、「書畫巨匠」的范曾仍然雞鳴而起、分秒必爭，勤奮之處讓多少人自愧弗如。「每日清晨5點起床，讀古典名著2小時後用早餐，整個上午都用於作畫，每周至少有2天晚上要與同學們一起寫詩，」他稱，「我珍惜每分鐘，因讀書作畫佔時較多，故也不多與社會接觸，所以才能做到《湯銘》：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。」

此外，他認為，年輕藝術人千萬不要給自己先設定風格、再追逐之，「首先要讀一本本經典，再深思熟慮後，筆下自然會有，只有經過文化底蘊沉澱、成年累月基本功訓練後，不自覺形成的風格才是最好的。」他又說，已形成的風格也非一成不變，隨着個人閱歷變化、思想境界提升，風格還將發生改變，「有心栽花花不開、無心插柳柳成蔭，沒有人能揣測它什麼時候來，我找到藝術風格，也已過不惑之年」。

籲文藝界：靜心做藝術 莫鑽錢眼裡

2015年中國內地第一輪秋拍數據顯示，市場對古書畫、當代書畫和新水墨的關注度在降低、價格也均有下跌，雖近現代書畫人氣較旺，整體藝術市場行情還是呈現下滑趨勢。對此，范曾認為是好事，「行情下跌使得很多名不副實、不夠格的書畫家被市場規律淘汰，也使得很多希望靠此賺錢、不靜心做藝術的偽書畫家，遠離藝術市場。」

他認為，一個藝術家能夠在自己的藝術作品裡真正形其哀樂，必須拋掉很多形骸以外的東西，「如果你無所感動，那麼畫什麼都是冷漠的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，一俯仰之間，不亦越乎萬里之外。」

偉大藝術品 不與錢掛鈎

「過分虛高的，自然要消亡，偉大的藝術品絕對不以市場價格為唯一標準，」他表示，太為市場操心，就無法為藝術操心，不朽的藝術家與感動人心的故事，向來不與金錢掛鈎。「如果一個文藝家鑽在錢眼兒裡，心胸將永遠不夠開闊，」他說，「真正的『大家』在任何艱難困苦中都能創造出優秀的文化，現在的文藝工作者應該靜心思考，莫要急功近利。雲絲霧影、溪流瀑布都是無可言說的天地大美，莫要着急拿起畫筆，不如先用心體悟，與天地大美意合神侔。」